



坐待天明

许章润 著

1267
2013241

P2

阅 购

坐待天明

许章润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坐待天明 / 许章润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495-2733-5

I . 坐… II . 许… III 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9885 号

出版统筹 汤文辉
品牌总监 范 新
责任编辑 范 新
书籍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 刘 凛
责任技编 李春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广西南宁市高新区高新的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11 字数: 265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6 000 册 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引言·鸟有之乡

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乡，生活从故乡出发。

或在山麓，或临曲水。在山靠山，雾浓霜重，听林涛松吼。临水吃水，云淡天低，对长河落日。黄昏灯花结，娘亲唤炊，手足砥砺，柴棚便是天堂。两岸烟林，一天繁星，俯仰间，放飞那无边遐思，肯定是否多人终生抹不去的心灵深处的一缕悸动。最是梅雨时节，人约黄昏后，欲往还迟，好一个梦回人远。

人们常常又不得不流转异乡，在纷繁异乡抛洒生命。

流落异乡寻找生活，是因为躁动本身就是生命的特质。异乡让我们充满新奇，一如它的平淡无奇。异乡给我们以希望，正像它同样会强加给我们以痛楚和失望。在陌生的世界里，我们反而怡然自得，不仅获得了反观自省的机缘，而且不再恐惧，恰如异乡如墙，却又是门。撞上这墙，人仰马翻；走进这门，斗转星移。但是，异乡终究是异乡，如同故乡，都是不归路。

于是，我们最终落脚的，恐怕却是梦乡。

身在故乡，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总觉得天风海雨，无边空碧。待到流落异乡，两肩只手，故乡的一切反而历历在目，温馨连带着迷蒙，尽管其实早已人地两疏。辗转徘徊，无着无落，那就尽情托付于梦乡吧！梦乡，这愿望之乡，不尽山川，无穷烟浪，尽可以挥洒想象，但不妨排愁遣恨。什么人事和神事，多少歌哭与清思，于此和光同尘。千卷诗酒，万缕缠绵，在此了无啼痕。剩下的，只有天地的寂静。夺不走的，恰恰是理性的澄明，或者，迷蒙。

哦，这时间的布施，还不赶快匍匐，感恩承受！

是呀，故乡虽在，如梦缥缈，胡可归！那叫做异乡的，早已成为安身之所，可身处其间，仿佛一切影影绰绰，自己永远只是个过路人。算来只有愿乡，也就是梦乡，任由编织，其实最堪托付。虽然，梦终有醒时。

人啊，本为自然之子，栖息于大地！生命履痕所及，精神安放之所，就是故乡，也在在均为吾乡。

然而，生命既如朝露，来去之间，它们岂不都是乌有之乡？！

夏雷冬雪，吾乡如梦；万古消息，坐待天明。

2010年2月23日于清华无斋

新民说·书目

王人博：《孤独的敏感者》

许章润：《坐待天明》

吴稼祥：《公天下》

梁治平：《法律何为》

梁治平：《法律史的视界》

秋 风：《儒家式现代秩序》

王人博：《宪政之道非常道》

许章润：《转型中国：法律与政治》

陈弘毅：《从法治到宪政》

萧功秦：《我的思想日记》（上、中、下）

于建嵘：《农民维权的逻辑及其困境》

王人博：《“共和”在中国——意义的翻转与再生》

程燎原：《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际遇》

崔卫平：《民主之前：我们如何学习讨论》

申晓云：《图说北伐》

盛 洪：《宪章文武》

王人博：《中国宪政史（讲义）》

胡适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、卷中）

.....



[Http://c.weibo.com/xinminshuo](http://c.weibo.com/xinminshuo)
E-mail:fanxin@bbtpress.com

目 录

引言 · 乌有之乡

子时 · 故乡

- 坐待天明 / 004
走马转心楼 / 007
旧日的村官 / 010
抽噎的女人 / 012
1954，雨雪交加 / 014
扁担挑子两头沉 / 016
“王八主席” / 019
上海佬 / 022
报应 / 025
“要是杀官，就去看看热闹！” / 028
乡民的死法 / 030
“一切都想开了，看破了” / 035

- 做生活，受呀！ / 037
吃饭，还是不吃饭，确实是个问题 / 041
意想不到 / 043
县城里的消息和街景 / 045
认知的世界与魂魄的世界 / 052
- 丑时·异乡
- 落草 / 058
天数 / 069
学问四力。要么，遗言 / 079
这次第，浮世苍生 / 084
病例六则 / 090
亲骨肉 / 093
病叟 / 096
两位先辈 / 098
两部半书稿 / 103
春去秋来 / 106
两副横幅 / 109
“这是规定！” / 112
永远被人盘问 *qui vive* / 114
人必自虐而后虐之 / 119
“我的心腹哀鸣如琴” / 121
“老师身体真好” / 123
语文作育，还是语文作育！ / 126
试题 / 129
军训 / 134

前后十五分钟 / 136
教学事故 / 141
“本次讲座可以刷卡” / 144
多情应笑，我差点休克 / 147
你我都是时代的产儿 / 150
平淡无奇的人生 / 155
日常性羞辱 / 158
制度性羞辱与日常性羞辱 / 162
广播体操 / 167
0号楼与-1分 / 169
二校门 / 171
惊喜 / 174
寅时·梦乡
万里姻缘 / 178
风姿绰约 / 181
传说 / 187
周末，京城的餐馆 / 194
地图在于安排世界 / 197
这一跪…… / 200
组合家庭 / 202
房事妙在迎合 / 205
二十个车牌号 / 207
最为卑鄙的话 / 209
富裕人家 / 211
道是新规还旧规 / 213

- 民国派头 / 216
出租车上的四种人 / 219
马脚 / 221
两个公园，一个出气孔 / 224
“公章不在” / 227
观光客的道听途说 / 231
各取所需 / 236
洋人的信访 / 239
芳菲处，碧云风月无多 / 243
远乡的街景 / 246
15 加 27 等于多少？ / 249
每天，一个班 / 252
痴人说梦的翻译 / 253
两个表述，一点心意 / 256
晚近十来年学界衰颓三例 / 259
一份老老实实的“参考文献” / 261
实力型教授与食利型教授 / 263
- 卯时·愿乡**
- 存在的花絮，或者，祝福祖国 / 270
梨洲先生 / 274
儒在苍生 / 276
星星寸寸 / 281
学问如诗 / 284
我家书桌在天地间 / 288
用法学发声 / 290

七月的寓言 / 295
喜怒哀乐不劳代办 / 301
盗亦有道 / 304
习惯法：彰显遭到遮蔽的生活意义 / 307
近亲结婚的法理与情理 / 309
校园搬迁及其抗争的意与义 / 311
我们今天需要何种法律语言 / 318
知识梳理、问题意识与中国法理学教科书 / 321
私性幸福 / 325
让思想发声 / 327
如何守住这个世界？ / 331
追求一种尊重普世价值的国家理性 / 334
以优良政体向时代交卷 / 336
自由理念与一个新开端的体验 / 338

子时 · 故乡

故乡定格在离别之日，如同亲友活在他死去的时刻。从此，故乡成为行者的背囊，记忆里永恒的瞬间，滋养着离乡背井者的一生。那情那景，如同逝者对于生者而言，一些人永远年轻，另一些人止踪于颓然老迈的晚景。但是，他们都用永恒的问候，温暖着此在世界继续跋涉的生者。生，原是侥幸，如同死亡才是生命中的真实事件。

有时候，冷不防，心田里猛然荡漾起乡曲，眼前分明洒满老宅檐下的落日余晖。这光景，躲避不及，最是要命，可又渴求重现，虽然明知它总是来去匆匆，而且，终究一去不返。

夜，黑咕隆咚。

坐待天明

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，图的是减免学费、提供伙食外，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。读师范的一般多为寒门子弟，希望两三年毕业，回乡做个教书匠，谋个养家糊口的生计。如是这般，风前雪底，清霜暖日，暂寄个轻闲时光。不料，一学年之后，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，否则，要么退学，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。此为新例，旨在裹挟国民，强化党国一体，据说全国通行，如今八十岁上下的老辈过来人，可能都有印象。

无需任何手续，全校学生集体加入。

于是乎，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，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，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。

某年某月某日，寒冬腊月，记得清晨河上冰凌泛光，朝霞映照之下，愈发清纯。盛桥镇，吾乡，机械厂支书张光圣，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。据说，会上“研究部署”了几项“掀起运动新高潮”的革命行动，抄家是重头戏。如今的青年或许能从电视上的历史剧中领略此项风景，但余生也晚，却与有荣焉，多次目睹亲历真人秀，真要感谢时代。

“老三青团员”的家，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，榜上有名。

德国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是，“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，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”。当年中国撞破脑袋的，不乏其人。小镇无人犯傻撞头，但天良自在人心，不比人少。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，于心不忍，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，告诫赶紧做些准备。

家里只有坛坛罐罐，四壁如洗，无须准备。想来想去，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，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。家父离家在外，不可能知情，也无法联系。一家早早吃了晚饭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，静候夜幕降临，干脆连门也不关。

夜半时分，街上脚步嘈杂。先是打门、呵斥和哭喊，继为翻箱倒柜、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，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。这条小街，临河而建，都是吊脚楼，河上架桩，桩上铺设木板，便成河岸人家。于是，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，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，咣咚，咣咚。家家大门紧闭，黑灯瞎火，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。漆黑的夜幕下，只有被抄的人家，灯火忽闪，人影幢幢。

那一夜，三人自尽。欧家，地主成分，祖父当即跳河。早在十多年前“镇反”之际，老人家就已“陪斩”过一回，如今无此荣耀，却反而想不开了，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。远房亲戚，查家，也是老祖，冲出家门，跳井。寒冬腊月，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，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。最后，拂晓时分，谁也没想到，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，居然撞墙而死。原来，查抄一宿，毫无所获，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，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，顺手牵牛，打算据为己有。反转端详，镜后居然有一人像，影影绰绰，众人仔细辨认，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，不是别人，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。顿时，士气大振，立马将老先生打翻，罚跪在地，责令老实交代。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，留存四十

年，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，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。讲不出所以然，再打，老人奋力冲向石墙。

半夜行动之前，他们再次核实名单，一位负责人员，不知为何，主张将许家划掉。于是，躲过了初一。多年以后，烟消云散，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。

那一夜，我们母子五人，和衣拥被，坐待天明。天亮了，无人上门，于是母亲将门关严，安顿孩子们睡去。

2009年9月6日于清华无斋